



# 追风逐日的 那群人

□ 张品成

我11岁那年，全家随父亲由省城下放到宁都大山深处的一个很小的村子。红军从井冈山上下，最早的落脚点就在宁都附近。我家下放的那个村子，有着很多红军的印迹。我是从那儿开始真正了解红军的，也许后来我致力于红军历史研究和相关文学创作，都与那段日子有关。

那个村子总共不过30户人家，几乎每户都有亲人参加过红军，上过战场。

两个月后，母亲病故了，那时的父亲也没有太多空闲时间。少了父母的陪伴，我接触的乡民就比较多。冬天我总喜欢偕着乡间的老者，听他们讲古。关于红军的许多故事，我都是从他们嘴里知道的，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我小说创作的素材。我的《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就是如此。

据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前，撕掉了国民党军徽章转移至石城时，从当地征了不少挑夫，其中中救就有八人。这八人后来都当了红军，有一个当时已成家，后来他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个红军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个叫刘书风的男人，是当时的生产队长。现在，她有90多岁了，每次我回老家，她总要掏出那张红军遗像跟我讲上许多。

宁都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县，这一带的百姓积极参加红军。官方史志记载：“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有近六万人参军，在当时宁都县总人口中，每五个宁都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以当时参加红军的赣南籍红军总数计，每五个红军中就有一人是宁都籍。”

在我少年时居住的村子的几十里外，有个叫小布的地方，那里有很深的红色烙印。小布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的诞生地，第一次反“围剿”军民祝捷大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毛泽东、朱德、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小布留下了许多光辉足迹。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

我在赣南度过了8年的少年时光，感觉很多的人和事穿越时空，注入了我的身体，让我和当年的那些参与者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中所描绘的人和事，基本上是赣南苏区客家孩童的一种生活状况。

对赣南客家文化的描写和日常生活中生活的呈现，一直浸润在我的文本叙事中，这是我熟悉的，也是我钟爱的。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了我，造就了我。我将我视作文学的土壤，我的故事之花，就是种在这片土壤上的。在我几乎所有涉及赣南苏区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有着客家元素，客家围屋、饮食、婚丧、山歌、宗族，以及祠堂文化，林林总总。

我有几方面的思考。其一，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客家文化的浸染，另外，红军中有几十万指战员是客家子弟。这样一支队伍肯定有与其他队伍不一样的地方。文学作品如果脱离了这些元素，就是无血无肉无骨的一张皮，人物立不起来。

其二，客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元素尤其重要。同样，红色历史也是中国故事中的精华，如何讲好，值得深思。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得从人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出发。

其三，客家文化和红色历史一样，有许多少年儿童不知道但值得了解的东西，也是他们可能觉得新鲜并能激发兴趣的东西，我希望他们能从中汲取到成长的力量。

《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是我惯常创作的延续，依然是红色题材儿童小说，写的是红军时期的一群少年。同我以往的小说一样，文中没有太多的战争描写，我写的是乡间的琐碎和生活的日常，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有情感联系，有纠纷纷争，但我更愿意将故事写得真实一些，生活气息更浓厚一些。

关于鸽子，我要说上几句。在我的记忆中，赣南乡间过去确实没有养鸽子的习惯，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不是有过养鸽子呢？别的不说，我知道，在长汀有所教会医院，曾经有传教士和医护人员从国外带来过鸽子。这所教会医院，后来搬到瑞金，成了中央红色医院。长征前的一封电报中，确实提到过鸽子。当年，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前往会昌筠门岭和粤军代表谈判，谈判中途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电报的内容是指长征已经开始了。这封电报提到了鸽子，“鸽子”二字不是无中生有，我认为在当时的瑞金已经有了很多的鸽子，甚至可能有用于通信的鸽子。

《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以八哥和鸽子串连起了上田镇的一群少年，反映的是那个年代和红军相关的史实，实实在在书写了一群少年的别样成长。我在创作过程中多着墨于乡间的日常生活，唯一较为完整的“护送黄金”的故事，本可以发挥得更多，惊险、悬疑之类的元素可以填充得更完满，但我依然不想写得太多，我非常明确我所要表达的内容，不依仗虚构人物和主题，更不想让它喧宾夺主。我对这部作品的期望，就是想让读者了解20世纪30年代赣南苏区那几年的真实历史，了解先辈们曾经的普通生活和奋斗史。

我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这个故事跨越近百年的时差，走近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知晓往昔岁月中那些曾和自己同龄的少年是如何用青春之热血和无畏之勇毅为国家民族而奋斗，并懂得今日我们虽不用再面对烽火，也鲜有生死抉择，但铭记历史和来路，不断探寻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红色记忆，才是致敬历史、汲取奋进力量的最好方式。

第192期

本版邮箱：perft@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413

# 在奥运叙事里看见闪光的人性

□ 周颖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电影腾挪天地万物和时空素材，为我们打造一方超越现实、驰骋心灵的空间。不久前，陆川携新作《北京2022》抵昌，与江西影迷分享镜头下的冬奥电影故事。如何用光和影的拼贴剪辑重现14亿国人的冬奥记忆？怎么经由声与画的映像美学，将一个民族熟悉且近在咫尺的事件拍得鲜活新颖？导演陆川向观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 去魅的英雄和生动的人性

纪录片留给创作者的空间不比故事片。忠于事实，忠于镜头往往更重要。《北京2022》做到了对人的诚实记录。

一方面，这里有褪去了冠军外衣的真实的超级运动员，他们也会怕，会畏惧，会和压力与无边的孤独苦苦缠斗。有人顺利抵达巅峰，心有戚戚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没被这个世界淘汰”；钢架雪车运动员闫文港直呼“我有时候不想热爱也不想坚持”，平静下来以后又突然说“但它能带给人好多光亮，无穷无尽”；镜头转向武大靖，他低着头，声线平稳地发出对世界的拷问——“人们觉得你就是冠军你就该赢”。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场上，苏翊鸣首跳即赢得全场欢呼，鼎沸的人声里，正扛板下坡的老将康宁寂寞回望这个17岁少年的高光时刻，那一刻，摆在康宁面前的大山一座接一座：首跳失败、新秀完美发挥、稳住心态……康宁最后获得了第六名，但真正打动拍摄者和观众的，却是他此刻的回望、坚定的内心以及赛后那句“苏（翊鸣）激励你创新滑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超级运动员的开阔格局。他们把在世界不同赛事上遭遇的几乎同一拨对手当成了朋友和家人，认为“每个人都在推动着单板滑板往前走，我们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刻，运动的高尚之美和奥林匹克精神之美透过客观呈现的镜头，照进每个观众的心中。

另一方面，落败运动员身上，有不逊于冠军的光芒，有更多欲说还休的嗟叹。羽生结弦的落败曾经是刷屏中文互联网的话题，但当观众跟随影片一同来到独自面对全球媒体的羽生结弦身旁，看着他得体地端坐，有格局地发言以及因为紧张而偷偷在身后揽在一起的十指，依然会为他“4A”（阿克塞尔四周跳，花样滑冰中的高难度动作）的虔诚态度而动容。突然的新冠阳性让短道速滑选手刘少林的冠军梦搁浅，他坐在场边观望弟弟少昂比赛，少昂背负着两人的梦想出发，直到了到手的冠军。犯规处罚、错失冠军一系列大起大落，在第二场

短道速滑男子500米赛场上平静夺冠，场边的少昂却激动到直接蹦起。那一刻，他在场边像个毫无保留的孩子，分享着同一块金牌加冕的荣光。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在2021-2022赛季钢架雪车世界杯赛中，为中国队摘取过首个该项目世界冠军。影片聚焦北京冬奥钢架雪车资格赛，错失机会的耿文强在回程的车厢里，久久沉默。车厢关闭，陷入短暂黑暗，精准而丰富的镜头语言紧贴着故事，那一刻，体育竞技的残酷、选手运动生涯的起伏，让观众很共情。

对陆川来说，强烈的动力来自《我们诞生在中国》，走进无人区的特殊体验，未知的环境和未知故事带给他勇气，而真正打动观众的，是体育本身。现场捕捉到而非排练出来的细节，珍贵且动人。牙买加队四人雪车的快乐，是纯粹的体育竞技的快乐。队员们笑眯眯对着来采访者，突然冷不丁反问摄像机：“你们为什么选择采访我们呀？”这是好奇心使然的纯粹的人的对话，这是一流的体育运动员身上留存的天真。

江西籍跳水运动员、奥运会冠军彭勃在观影后表示：“在运动员版块的呈现上，不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内心层面，在电影里都得到了好的体现。”电影允许个人化视野、尊重个性创作，陆川在一个个性创作空间不大的电影里找到了自我主张的输出方式——英雄去魅，还原人性。

## 用传统章回体形式讲述普通人的奥运故事

和音乐一样，电影是直面观众的，无需中介语言。

《北京2022》的另一重惊喜是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它巧妙借用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讲述现代奥运故事。影片分为“疾”“勇”“融”三章，分别引用“疾风知劲草”（《后汉书》）、“勇者不惧”（《论语》）、“高明有融”（《诗经·大雅》）三句传统典籍中的话，来搭建整个奥运记忆的脉络。如何有效融合贴身距离捕捉到的各类体育项目，如何将办赛、疫情、闭环等丰富的幕后故事系统地呈现出来，成为摆在剪辑团队面前的难题。冬奥有几个侧面，中国文学中有章回体，“突然有一天我们坐那儿想，可以用章回体的形式体现这几个主题”，陆川说。不回避，不强融，尊重故事自身的走向，团队找准了那根让电影定住的锚。

全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来自有着47年奥运冰球摄影经验的摄影师布鲁斯·贝内特和奥运村理发师朱宥存。站在一个与冰球共情了半世纪的白发老人的身后，借由他的讲述和目光去

看冰球场上的撞击与拼搏、狂欢与集体失落，那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球拥有了穿越时空的神奇魔力，也承载了沉甸甸的梦想的重量。奥运村理发师朱宥存是万千普通人中的一个，一场冬奥赛事暂时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开始在地铁换乘站里手握小卡片，背诵起日常服务所需要用的英语词汇，他进驻奥运村，与家人分离，为那些从前只在CCTV-5镜头里看到的超级明星提供专业的理发服务。全片最打动我的细节恰是两个微小的瞬间。一个是奥运闭幕后的布鲁斯·贝内特将相机盖拧紧，拎起行囊，和每一个相逢的熟人或善意陌生人道别，转身走出场馆。他说，每一次自己都特别希望，能有机会跟那些相逢的人坐下来，聊一聊那些彼此没能看到的人生。另一个是朱宥存存在鸟巢烟花照亮半边天的开幕式现场，激动地给年幼的儿子打视频电话，那是一个躬逢盛事的赛事服务者，在同最亲密的人分享一份与有荣焉的幸福。这段短暂的亲历奥运时光，会成为他和他的亲人此后生命里一段温暖的插曲。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视角，让大时代的讲述变得有温度起来。也正是这些大事件里的小人物，让赛事更立体、让奥运更立体。

安德烈·塔科夫斯基说：“文学已经发展了大约两千年之久，电影则仍在求证：在呈现时代的问题上，它和文学这项高度发展的艺术是否分庭抗礼？”有趣的是，求证虽暂时没有答案，当代观众却看到了越来越多文学与电影艺术相互滋养转化的可能。

当代电影受文学的启迪甚多，《北京2022》显然不是个例。历史地说，观众熟知的第五代导演，其创作的井喷期与20世纪80至90年代当代文学的繁荣期高度重合。张艺谋的《红高粱》是亚洲首部金熊奖获奖作品，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活着》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两部影片分别取材自苏童的中篇《妻妾成群》和余华的同名小说。横向来说，文学依然向品质电影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仅以近日举行的海浪电影节为例，影片《平原上的摩西》《刺杀小说家》来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班宇、郝景芳等作家共同推荐了15部有电影潜质的优质小说，而青年导演们的作品《凌空》《我认识一个比我善良的人》《亲情宾馆》等，均取材自小说作品。

文学为电影贡献创作灵感，同时，电影又以其大众化的影响力开拓着相关小说的受众面。

## 国产体育纪录片的 方向与困境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2022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为国产体育纪录片的发展带来利好。从建设体育大国到建设体育强国，随着体育的全球化，国产体育纪录片也正努力开辟新局面——叙事人物的平民化、叙事策略的故事化、叙事结构的立体化，正在成为新时代国产体育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如涌现的《乒乓球在中国》《我们的奥林匹克》《我是李娜》等。

国产体育纪录片激发着民族主义情怀的同时，也记录着体育强国的点点滴滴。在鸟巢，在北京，在张家口，万个“朱宥存”锻造起自信开放、迎难而上的北京冬奥精神；在闭环内外，在一个个网络赛事直播间里，在海内外每一台电视荧屏前，十四亿中华儿女共享着前无古人“双奥之城”荣光。“冰雪热”正收获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好愿景，也彰显着一个民族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昂扬精气神。观看国产体育纪录片是对民族主义情怀的审美重温。

以《北京2022》为代表的国产体育纪录片，细致地捕捉体育之美，以客观纪实性创作视角记录疫情之下的冬奥时刻。闭环内外，伤痛被保留，和平友好的奥运志愿精神因而也被保留；阴霾之下，不回避苦难，也就不抹去人民。人们在这里以体育交友，也在这里体会体育大国风范，在这里观摩扣人心弦的冰雪运动，也在这里触摸人类的彼此搀扶和彼此凝望。诚如导演陆川所说：“人类需要运动，人类不需要战争。影片里面记录的事实和人性是国际性的。”

《北京2022》也是有遗憾的。也许是闭环内疫情防控对素材搜集的影响，较之于《张艺谋的2008》等北京奥运题材纪录片而言，《北京2022》的幕后故事呈现要略微单薄些，能否满足观众观影的陌生化需求，恐怕需要静待票房给出答案。此外，陈凯歌的《孩子王》改编自阿城同名小说，《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横向来说，文学依然向品质电影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仅以近日举行的海浪电影节为例，影片《平原上的摩西》《刺杀小说家》来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班宇、郝景芳等作家共同推荐了15部有电影潜质的优质小说，而青年导演们的作品《凌空》《我认识一个比我善良的人》《亲情宾馆》等，均取材自小说作品。

文学为电影贡献创作灵感，同时，电影又以其大众化的影响力开拓着相关小说的受众面。

瑕不掩瑜，奥运叙事里的闪光人性和倡导和平友爱的体育精神，永远让人热泪盈眶。

# 文学批评的“爱”与“溺爱”

□ 寒阳

一篇中肯、贴切的文学批评会让人读后如含甘怡，如品香茗，如啜佳酿。一是能给予作者鼓舞，增加继续努力写作的动力，帮助作者廓清写作中存在的障碍，提升创作能力。二是可以给读者提供阅读指引，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中隐含的深层意思，并给予写作方法的借鉴。可见，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更多的文学批评者的持续付出。

衡量一篇好作品有若干标准，情感真挚，语言优美，结构紧凑，过渡自然，立意新颖……如果一篇作品的情感是虚假的，语言是干涩的，结构是混乱的，过渡是突兀的，立意是模糊的，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

写作提倡有感而发，以情动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概莫能外。文学批评者面对文本，通过凝神阅读，用诚挚的心，满满的爱，沿着作者的创作心路去认真体味，走进文本的深层世界。当自身情感与文本产生共鸣的时候，才会由衷迸发与分享阅读感受的愿望。如此写出的文学

批评无论是赞扬或是提出异议，都会让人感受到其中洋溢的善意。

笔者之所以赞同“有爱”的文学批评，是因为对某些人提到的“现在的文学批评表扬的太多，说坏话的太少，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此类论调持不同意见。这主要基于：其一，表扬的内容若不是盲目追捧、口是心非，若是符合作品本身存在的客观优势，就应该让其继续闪光，让大家学习借鉴；其二，一个写作者经过冥思苦想写出了作品，如果能受到欣赏和鼓励，就更容易产生动力，提振士气，这比无端地受到打击、批判，效果要好得多；其三，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帮助作者更好地成长，不是为了打压；其四，一便让你嚼着牙的作品，不读也罢，即便读了，又何必非要横眉冷对宣泄一番，引起围观；其五，那些所谓为骂而骂的尖锐“酷评”，会对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带来负面影响，会为友友间的良性互动竖起一道冰墙；其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有话为何不能好好说，为

何不能真诚地交流？如果真有雅兴，与作者私下交流，或把作品中存在的弱点或错误，写在留言栏中或未尝不可，前提是要有爱和真诚，并且要有理有据。

当然，文学批评的“有爱”不等于“溺爱”。时下的文学批评也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尤其是一些网文评论。如“简直是天才之作”，当读者们静下心来细品这篇“天才之作”的时候，发现与天才之作根本不沾边，甚至是一篇十分平庸的作品；又如“简直是神来之笔”之赞，当读者努力寻找神在何处时，结果找出的却是一大堆错字、别字、病句；再如“我的神，你的作品句句戳心，篇篇精彩”，面对这种高规格的作品评价，认真读完作品后，内容竟然乏善可陈，找不出几处称得上出彩的辞章……这样的文学批评，完全是一种人情评论，一种不计后果的“溺爱”，一种自毁前程的盲目叫器，害人害己。

文学批评中的“溺爱”，一是容易使作者产生飘飘然的感觉，会剥夺作者长期深

入思考的能力，不利于作者的潜能开发；二是会降低作者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文学的敬畏。还会让作者在人际关系中慢慢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样他就享受不到友情的快乐。历史上“孤触触乳、骄子骂母”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还存在一种简单粗暴的“胡赞乱批”现象，尤其是一些网络上流行的片面式评论。比如，无厘头地在作品后面的留言栏中出现“佳作、极佳、美文、神作”等敷衍塞责的吹捧；又如，没有结合实例的“语句好像不通、不好看、缺主题、不美……”等自以为是的批判。上述两种“二极管”式的极简的评论态度，不仅对作者不尊重，也给自己无形中贴上了一张不负责任的标签。

在作文学批评时，尤其是专业的文学批评时，应该谨记有爱、负责任、看得远、贴得近、想得深、评得准。这是对作者和读者最大的尊重，能给读者以极大的美感和教益，也是对文学繁荣最好的贡献。

